

SHI JIA MOU NI
ZHUAN

释迦牟尼

SHI JIA MOU NI ZHUAN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释迦牟尼传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释迦牟尼传

多人辑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)

保定市光达印刷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 7.25印张 157(千)字

1991年2月1日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册 定价：4.80元

ISBN 7-5043-0528-6/G·180

●目 录●

第一部 释加牟尼传

- 家世 (1)
- 漂泊 (22)
- 证觉 (41)

附录:

释迦牟尼佛的父亲系 (80)

释迦牟尼佛的母亲系 (81)

浅释 (82)

..... (86)

第二部 禅定 盏灯

- 达摩西来 (91)
- 教外别传 (94)
- 不立文字 (96)
- 见性成佛 (100)
- 顿悟与渐修 (103)

●死在句下	(107)
●死蛇活弄	(110)
●衣钵弟子	(113)
●超师之见	(116)
●香象所负	(118)
●宗主印可	(120)
●安心法	(124)
●不污染	(128)
●风动幡动	(131)
●平常心是道	(133)
●反常合道	(137)
●圣谛不为	(140)
●阶级历然	(142)
●不以思知	(145)
●树上树下	(148)
●有主沙弥	(151)
●万里无寸草	(153)
●大死一回	(155)
●鱼死水里	(158)
●时节因缘	(160)
●磨砖作镜	(164)
●打牛打车	(166)
●毫厘有差	(168)
●问有答无	(170)
●养一条水牯牛	(172)
●珊瑚撑月	(176)

- 赵州吃茶·····(178)
- 赏棒罚棒·····(180)
- 活人剑·····(183)
- 白衣拜相·····(185)
- 明眼人落井·····(187)
- 一切放下·····(190)
- 诸恶莫作·····(192)
- 不作不食·····(195)
- 独坐大雄峰·····(197)
- 百鸟啣花·····(201)
- 日日是好日·····(203)
- 粥罢洗钵·····(206)
- 无位真人·····(208)
- 回机起用·····(210)
- 呵佛骂祖·····(213)
- 有与无·····(215)
- 明暗交参·····(218)
- 银碗盛雪·····(221)
- 体用不二·····(224)

第一部 释迦牟尼传

家 世

喜玛拉雅山麓的春天。

清澄的蓝天漾满了早春的柔媚，金色的阳光，不急不躁地由那一片蓝倾泻了下来，迎着的是满园蓊郁的林木和遍地吐艳的花朵儿。和风轻拂，仿佛是一行青鹭鸟，正悠闲曼雅地滑过一顷碧波。

“悉达多，悉达多——”

童稚的娇唤声夹揉着阵阵花香，浮荡在园子的上空，引逗得树上的鸚鵡鸟，也“叽咕叽咕”地一声声叫闹了起来。

一个约莫十二、三岁的童子，蹦蹦跳跳地边跑边喊，他健康黝黑的皮肤，在阳光下闪亮得仿若铜镜一般。

林子的深处，有一株高大的婆罗双树，树下坐着一个沉思的小少年。他长得洁白秀气，出神的眼瞳内，正飘浮着蓝天里的朵朵白云。那些云朵像一艘艘的船只，宁静而安详地轻驶过无波的大洋。

他完全沉浸在幻想之中，一点儿也不愿理会堂弟提婆达多的叫唤。那个成天蹦跳如小猴子般的提婆达多，只会想些

无聊作弄人的嬉戏罢了，一刻也安静不下来。

他感到暖暖的和风正拂过自己的鼻尖、下颚和伸展出去的双足。绿嫩的草地看起来很悦目，柔密密地恰似一匹坦开来的天鹅绒。两双淡黄色的蝴蝶，在草丛间穿来梭去，翩翩起舞。一团泥土的芳香，在空气间轻扬飘荡，令人扑鼻生醉。

他非常喜爱整个迦毗罗卫的气息，尤其是春天，大地仿佛从萎顿中苏醒过来似的，洋溢着一片清朗的喜悦，鲜花朵朵，芳草处处，春天的北印度，清新有如一枝带露的青莲华。

是一个很不错的午后。他想。当然，并非每个日子都如此恬适。有时，宫里的嘈杂非常令人心烦，却又走不开。他已长大，父王正式立他做了太子——释迦族的太阳之子。可是，那是多么烦人的身份啊！他必须因此常呆于宫内，修习礼仪，背诵经文，有时还要骑马练武。那些事学起来并不难，只是毫无乐趣可言。

宫中的生活枯燥而乏味，他渴盼能飞脱出去。

到那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上去吧！据说，天神阿须云便住在那崇高的山顶上。穿着一袭神圣的白袍，俯瞰众生。

他望着远方的喜马拉雅山巅，那座巨大无比的雪之长城，被日光映照得洁白透亮，在蓝天之下，它正如天神般庄严地兀立着。

忽然，一阵飞鸟的鼓翅声惊动了他。一仰头，他瞧见一群北飞的野天鹅，正展着银白色的羽翼，整齐优雅地掠过婆罗双树的顶端。他深深地为它们的美丽与高贵所吸引住。眼珠儿一霎也不霎地紧盯着那群韵律、闪亮的身影。

冷不防，一枝快箭“嗖”地飞向空中，笔直地射入其中一只的颈项。那只天鹅凄厉地哀叫着跌落到小树林里，群鸟为这突来的灾难吓坏了，扑簌簌地散乱了队伍；它们在园子的上空不停地兜绕着，呱呱地啼叫声，撕碎了晴空的一片宁静。

他从树下跳了起来，朝落鸟的地方飞奔过去。一片如茵的碧草地上，正躺着那只鲜血淋漓的小天鹅。它紧闭着双目，一动也不动地瘫卧在那儿。他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将鸟捧拾在手中，发现它仍微微吐着气息。他抱着它走到莲花池畔，将箭头轻轻拔出，用水仔细地清洗了伤口，然后用自己的一条手帕包扎起来。他将取出的箭头刺了一下自己的手臂，觉得疼痛得难受，便不禁责怪起那个狠心的猎者，竟忍心伤害这么一只无辜可爱的小天鹅。他轻轻地抚摸天鹅被血斑染污了的羽毛，准备将它带回房内喂养，并且为它敷上一些药。

一回身，他看见堂弟提婆达多正提着弓箭，东张西望地走过来。

“哈，悉达多，你可见到一只鸟儿落在附近？”

提婆达多问着，然后一眼瞥见了捧在悉达多手上的野天鹅。他倏地涨红了脸，气咻咻地嚷叫起来：

“那是我射的鸟儿，你竟然偷捡了去！”

“这只鸟儿是我救活的，你差点弄死了它！”

“这是我射下的鸟儿，它是我的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！”

“不，不，你会把它弄死的，我不还给你。”

“你不要脸，偷捡了我射的鸟儿！”

两个男孩激烈的争吵，并没有结果。最后他们出现在国王净饭王的面前，要求一个公正合理的裁决。

净饭王听完了两个男孩的互控与说辞。他笑吟吟地注视着站立在眼前的两个小少年。提婆达多是他弟弟白饭王的长子，长得结实而刁灵。比较起来，年长的悉达多显得沉静内向，缺少一份童稚的活泼。他颇惊讶于从不与人争执的悉达多，此时竟如一只发怒的小牛，一张如明月般俊秀的面孔，也因激动而涨红得好似初升的日头了。他望了望悉达多捧在胸前的天鹅，眯着眼睛沉吟了半晌。

“这是提婆达多射下的鸟儿，却是悉达多将它从垂死中救活，所以——”他严肃地提高了声音：“所以，如果这只鸟儿活了，便该归悉达多所有，因为鸟儿的生命是悉达多挽救回来的；如果，鸟儿死了，它就该归提婆达多所有，因为提婆达多原欲置鸟儿于死地，理该如此，这便是我的判决。”

净饭王说完了话，伸手捻了一下唇边的胡须，转缓了口气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同意我的话吗？”

少年悉达多的眼眸闪耀着惊喜的光彩，他没想到父亲几句简单的话便轻易解决了问题，而且解决得那么合情合理。他由衷地感到欢忻，便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告退。

出了宫门，提婆达多垂头丧气地走在一旁，悉达多看了，觉得有些愧咎不忍，便靠近他轻声说道：

“只要你不伤害它，它仍是你的小天鹅，你可以常常来看它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不过，我们得先为它敷上一些药，它流血流得太多了。”

“它伤得很重吗？”

“是的。你差一点伤了它的要害。它看起来很痛苦哩。”

他松开了包扎的小白巾，清洗过的伤口已开始凝血，紫

污的血斑沾满了一整条手帕。小天鹅的头无力地垂向一边，微微地喘着气。

“它看起来多么可怜啊，提婆达多。”小王子悉达多忧郁地叹息着。

二

身为一个刹帝利，王子悉达多每天须修习两个时辰的经典。他必须随着先生的教诲，反复背诵，谨记在内心。有时，他们也会互相诘问，互相研讨。

“优波尼沙的贤哲告诉我们，这世界有如蚊蚋草芥，成长了又萎谢——”

“可是，先生，这世界同时也是美丽与有希望的啊！”

“孩子，有日光尚且有阴影，日光一旦消退，黑暗更如饥虎吞灭世界。你所说的美丽与希望，只是短暂的幻象而已。”

“那么，生命的本身，也只是一种幻觉吗？先生。”

“生命寄托在易朽的躯壳内，躯壳一旦衰亡，生命亦告消失。优波尼沙的贤哲告诉我们，生命的终点，只是一片尘土与灰烬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？”

“生命如一声叹息，它的意义须靠我们各自去思索。”

“生命若只是幻影，那么，人的辛勤与努力，岂不成了捕风捉影，徒劳无益？”

“是的，孩子，生命中唯一的智慧，便是认清此点。”

年轻的悉达多若有所思。虽然，他并不完全理解先生的

教训，但对于生命的飘渺无实，也已有一份朦胧的体会。现在的王后摩诃波阇波提夫人，是他的姨母，他的母亲摩耶夫人，在生下他后的第七天，便因体弱而撒手西归了。对于母亲，他连最模糊的记忆都不复存在，却有着最热切、最深挚的怀念。他常将母亲想像成容貌姣好，温柔可亲一类的女人，像夜空一轮皎洁的团栾明月一样。

当然，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也是和蔼亲切的，她一向很少偏袒自己的儿子难陀，总是很公平地均摊她的仁慈，悉达多因此很敬重感激她。只是，愈是感激，他愈觉得不能对她发生一种自然的亲爱，仿佛那是一种媚谄、亵褻自己的行为似的，他常常抑制自己年少奔腾的热情，而宁愿选择另一种冷静旁观的态度。

由是，在他早熟的性格里，已隐约地体会到生命中悒郁的成分。对于先生所谈论到的人生哲理种种，他都很热切地去冥思、探索。

生命从何而来？

生命的归宿是何处？

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？

关于先生的训示，有许多理论并不为他所接受，生命若真如朝露夕照，人又何必白白来走这一遭呢？

但是，先生那种淡然的人生哲学，又很令他着迷。它听起来是那么超脱；那么洞穿世俗的面目。似乎，人世间的一切都不足以束缚身心。人，就正如一片云，一阵轻风，逍遥无所牵挂，亦无须有所寄托。

在生存的汪洋里，许多的迷惘便是由这些问题而来。人既不能完全超离尘世，又不能勇敢完整地投入于世界，人只

是在俗欲与圣洁之间，游离、飘浮。

他喜欢思索，除了生命现象确是充满了无数不可解的谜外，身为高贵的刹帝利，思考是一种美德，人性沉浮不定，只有深入的思维，方能使人明性见慧。

他是颇自负的。虽然，迦毗罗卫王嗣的身份，并不足以让人引以为傲，但是，他深信自己是理智、早熟的。无论是分析和判断能力，他都比同龄要来得敏锐。长时间的内心生活，已使他渐渐长于自审和臆想了。

花园内那株苍笼茂密的婆罗双树下，是他最喜爱的去处。独处是冥想，已成为他性格上的特征。提波达多就曾经多次调侃他，说那株婆婆的大树是他的宝盖，树下的座墩便是宝座了。他听了并不觉得生气，事实上，他倒真希望情形是如此。

他又漫步到园子里。早春的天空是一片净蓝，映照得开满红莲花的水池，明鲜可爱。几株维婆树都抽出了绿嫩嫩的叶芽儿，轻风一拂过，满树晶亮的绿点子便纷纷晃漾了起来。走在细石铺过的林道上，年轻悉达多觉得内心一片匀净。先生的话似乎变得遥远无力，方才一阵感动，业已随着吹拂过的轻风消失无踪了。世界如此美丽晴朗，生命永远在活动延续，怎可说是阴暗无意义的呢？

王家的庭园非常辽阔，除了满植洁净的林木，和馥郁芬芳的奇花异草外，还饲养了不少鸣禽。百灵、鹁鸪、白鸽、还有在林间昂首踱步的斑斓的孔雀，都使林园频添风姿，充满了令人忘忧的气氛。

一只灰斑蜥蜴，正蜷缩在土石上打盹儿，它的长尾巴，时而很舒适地左右挥动着，惊动了身边一群忙忙碌碌的红头蚂蚁。草叶上，贪嘴的螳螂拼命地吸吮叶上最后的露汁，压得

纤弱的绿草儿都垂弯了腰。百灵鸟醺醉地鸣唱着，鹧鸪鸟却烦恼地发出一声声长叹。静静地林园里，万物生意盎然。

忽然，一只尖嘴的鸠鸟自天外飞来，啄取了措手不及的螳螂。它一口咬断螳螂的脖子，然后津津有味地细嚼起来。

悉达多正看得大惊失色。倏地，一头饥饿的老鹰又从天上飞冲下来，扑获了那只正在细啄螳螂腿的鸠鸟。它用爪撕开斑鸠的身体，大啖其肉，直到咽下最后一块美食，才扬起翅膀飞走了。

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啊！年轻的悉达多喟叹不已。

大地诚然美丽，但美丽的只不过是它的外表。真正的内在世界，到处是混乱与不幸。人类身居其间，虽然目睹这些不平，但他们渺小单薄 的力量，又如何能扭转乾坤，改变大自然冥冥间的安排呢？

在大自然的安排之下，万物自生自灭。螳螂虽死，而鸠鸟却因此而生存；鸠鸟若不死，则老鹰恐亦将因饥饿而死亡。一连串的生和死，互为依附，互为循环。每一个生命所拥有的，都只不过是短暂的幸福，和最后死亡的酬报而已。

绿油油的树木迎着南风轻轻摇曳，悉达多感到一股说不出的黯然与不安。

三

这是太子悉达多十七岁生日的庆宴。

辉煌的灯火，此刻正如旭日般大放光明。苏摩酒的香气，随着柔和的夜风飘散到城中每一个角落，甜美的弦歌此起彼落，欢乐的焰火燃烧了整座迦毗罗城。象马车队和熙攘的人

群，在散满鲜花的街道上喧腾着，拥簇着挤向庄严巍峨的王宫。那里，国主净饭大王正为着他的爱子，举行一个空前无比的盛大宴会。

宴会中的主要客人，是来自各国的名门淑媛。太子悉达多的婚期已届，净饭王夫妇准备为他选择一名妃子，以便他能早日继承帝业，统驭万民，成为一个圣明贤能的君主。

年轻的王子当然知道父王的心意。依着习俗，他可以在宴会中，亲自选出一名他所心仪的女子。但是，面对着钗光鬓影，悉达多实在感到非常为难，那一群莺啼燕语，如娇花艳柳般的女人，哪一个可以做为他端庄贤淑的妻呢？

只有净饭大王，一心一意地享受着盛宴。他手持镶着宝石的象牙杯子，兴高采烈地饮着醇酒，欣赏那群争丽逗妍的各国王族千金。他的谋臣优陀夷，时而在他耳边附和几句取悦的话，引得他常常忘情地哈哈大笑。

这便是王族的优越，皇家的欢乐和幸福。

悉达多默默地退出豪华的宫室。迎面吹来一阵清凉的夜风，直拂到颈后，使他的酒意清醒了不少。他慢慢地踱向林园，把声浪抛在身后。

夜里的王家庭苑，幽静而深邃，一轮明月，遍洒清辉，整座园子笼罩上一层氤氲氤氲的银雾，倍添神秘美丽。夜莺啾弄着娇脆的歌喉，百虫竞相为它伴奏。悉达多漫无目的地徜徉着，让夜的洁静洗涤他溷乱的心。

雕栏玉砌的华美宫室，在他只不过是一座寂寞的山林罢了。宫里的上上下下，虽然每一个人都著上彩艳的衣裳，企图装扮出高贵的模样，但是，却也只是显露出一群利欲薰心，俗不可耐的人罢了。他的父王，身为一国的圣君，有时还不

免会如此，这个血肉之躯，岂不就是使人陷于泥沼的祸首吗？

这样的选妻方式，细想起来是极可笑的。虽然依着传统，他可以要求那些艳丽的少女，一个个慢慢经过他的座前任他选择。但是，爱情是容许人们挑选的吗？爱情若没有基于一份信任与尊重，那么，婚姻便是埋葬爱情的坟地了。

宫内的弦歌声，如一缕轻烟般地飘扬过来，悉达多伫足倾听，那是一首歌颂爱情欢乐的乐曲，深为他父王所喜爱的。他的父王——记忆中可还有母亲摩耶夫人的影子？他可是一个追求眼前欢乐，而忘记过去爱情誓言的人？可怜的母亲，她一过世，便如烟雾被微风吹散，再也没有人能见到她亲切的微笑，或听到她甜密的谴责了。生命仿佛是一瞬间的梦境，那么恍惚，那么不真实，爱情又能肯定些什么呢？

林子的尽头是一注清泉，四周环生着各色花卉，芳香扑鼻。悉达多正欲举步向前，忽然，他瞥见泉畔一个娇巧的身影。她穿着一袭白色的长袍，如森林般柔密的黑发垂至胸前。她撩起裙裾，小心翼翼地在水泉边摘采一枝花朵。月光下，她的姿态优雅如一只梅花鹿，月光仿佛在她的身上洒下一层晶莹的银粉似的，使她看起来，庄严犹如一位女神。

“何处的仙女，竟肯降临到这个拙陋的花园来？”悉达多惊叹着，不经意摇动了身旁的一株小棕榈树，树叶沙啦沙啦地揉碎了整个夜晚的静谧。

美丽的女神，受惊地急转过头来，瞧见了站立在树旁的太子悉达多。

“是谁如鸚鸟般地躲在暗处窥伺？在明月的照射下，又何必苦苦躲藏你的身影呢？”甜美的声音，好似清泉汨汨流出，

滋润了他的心灵。

“我是太子悉达多，正信步走到此地，并非有意打扰姑娘，尚望姑娘包涵。”

“太子悉达多，不是正忙碌着选择他的妃子吗？难道他放弃了成群的孔雀，而竟跑来专为找寻一只逃走的羊？”

“孔雀虽然美丽，却还比不上羊的柔顺和温驯，我是为逃避宫中的烦嚣，所以跑出来呼吸一下清凉的空气，不想便在这儿遇见了你。”

“我也是深感宫中的拘束与无聊而觉得心烦。这儿的花朵开得真好，我想采摘几朵回去，好让我的妆台增添春色。”

“这样美丽的花朵，正配得上你这般美丽的的女子。你也是我父王邀请来的客人之一么？”

“我不但是你们的客人，也还是你们的亲戚。我是善觉大王的女儿耶输陀萝，你的表妹。”

“啊！”悉达多欢欣地轻嚷起来。他此时已站得离她非常近，并且深为她的美丽与机智所打动。

“亲爱的表妹耶输陀萝，你虽逃出了宫中的虚荣，梵天却引领我来这儿遇见你。现在，你可愿意跟我一同回到宫中，让我亲自带领你去见见我的双亲？”

她瞪大了那明亮如星辰的眼眸，秀洁的面庞，好似初升的明月一般清纯。

“你可喜欢迦毗罗卫，还有——这个虽简陋，却还安静舒适的庭园？”

她羞怯地笑着，好似轻风拂过盛开的一朵红莲花。